

## 时光慢处 幸福生暖

○ 沈诗雯

忆往昔，少年时代的我们总以为幸福是藏在远方的星光，要翻山越岭才能触碰，要抵达某个高度或者终点才能拥有。

“孩子长大就好了。”“等升职以后就好了。”“以后都会好的。”……我们好像总把幸福寄托在“以后”，总给自己的幸福设置界限和高度，却一直忘了，从头到尾，幸福一直在当下，它从不是遥不可及的幻梦。

可到底什么才算是幸福呢？这也常常是许多人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，我们总在追逐幸福的路上步履匆匆，忙着追赶更好的生活，忙着实现未完成的目标，或许有人会说幸福是轰轰烈烈的成就，是站在领奖台上听到的掌声，是万众瞩目的荣光，是让所有人都羡慕的模样。又或许有人会说，幸福是家财万贯，一辈子无忧无虑，自由自在。太多太多的或许，但好像从没有真正理解过什么叫做幸福……

或许长大以后的我们会懂得，幸福从不是

什么盛大的仪式，不过是日子安稳——不必为生计愁眉不展，不必为离别辗转难眠；是三餐有味，是能和家人围坐一起聊天；是孤立无援的时候，有亲友陪在身边；是和所爱之人相伴一生，白头偕老；是父母身体硬朗，无病无忧；是孩子笑声清脆，追着风跑，连阳光都跟着晃了晃；是岁岁年年皆寻常，却寻常里满是踏实的安稳，寻常里藏着不慌不忙的温暖。

就像自然里的细碎美好总在不经意间——风会记得春天的温柔，会把春天的气息吹到每个角落；云会记得碧云天空的蓝，会在晴空万里时舒展成温柔的模样。而我们也许会在某个猝不及防的细碎瞬间，忽然读懂幸福的模样。可能是雨后初晴的第一缕阳光，穿过云层落在窗台，把绿萝的叶子照得透亮，叶片上的水珠折射出微光，连空气里都带着泥土的清新；可能是邻居家孩子举着刚画好的画跑到自己母亲面前，奶声奶气地说“妈妈，这是给你的礼物”，画纸上歪

歪扭扭的线条，还涂着妈妈最喜欢的颜色，却比任何艺术品都珍贵；也可能是和三五好友坐在一块儿，愉快地聊天嬉笑，淡忘了时间的流去。

彼时骄阳正好，窗外的梧桐叶被风轻轻吹动，阳光透过叶缝洒在桌面上，形成斑驳的光点，连时间都好像慢了下来。不用伪装、不用匆忙，只需静静享受当下的松弛感，没有喧嚣，没有纷扰，只有彼此陪伴的安稳，就是幸福最温柔的注脚。原来我们少年时执着追寻的远方星光，从不是要翻山越岭去触碰的幻梦，它早已化作窗台的阳光、桌上的光斑，藏在三餐四季的寻常里，闪闪发亮。

所以，我们不必去追逐幸福的虚影，也不必为它形色匆匆，慢慢地，你会发现，等茶香漫过指尖，等晚风拂过窗台，等一句家常话不经意间在心底埋下种子，生根发芽的那一刻开始，时光早已经悄悄把暖意酿成了幸福，那些细碎的温柔都在慢处静静生暖。



## 对小雪节气的思考

○ 吴梅芳

小雪节气悄然而至，世界仿佛被按下了静音键，开始陷入一种静谧的沉思。

清晨，推窗望去，天空不再是深秋时那种澄澈的蓝，而是蒙上了一层淡淡的灰，宛如一块未经打磨的璞玉，透着一种质朴的朦胧。风，不再如秋风那般轻柔，而是带着些许锋利，吹在脸上，有了刺痛之感，它像是大自然派出的信使，宣告着寒冷的主权。空气中似乎弥漫着一场小雪即将到来气息，那是一种干爽中带着丝丝寒意的味道，仿佛能让人嗅到雪的纯净。

街道旁的树木，像是一群饱经沧桑的老者，在风中瑟瑟发抖。它们已经褪去了秋的盛装，只剩下干枯的树枝，那些曾经繁茂的枝叶，如今已化为脚下的泥土，滋养着大地。树干上的纹理愈发清晰，像是岁月留下的刻痕，每一道都诉说着生命的轮回。它们在小雪的时节里，以一种坚韧的姿态伫立，似乎在思考着过去的繁华与即将来临的寒冬，它们是生命不屈的象征，即使面对严寒，依然有着深深扎根土地的执着。

田野里，麦苗像是大地铺上的一层嫩绿绒毯，在风中轻轻摇曳。它们是这个冬日里最具生机的存在，小雪对于它们而言，是一场考验，也是一种恩赐。那薄薄的一层寒意，会让它们变得更加坚韧，在土地的怀抱中积蓄能量。农人们或许会在这个时候，望着麦苗，心中默默盘算着来年的收成。他们知道，小雪是大自然对土地的抚摸，它能让土地更加肥沃，为麦苗的生长创造更好的条件。这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智慧，在节气的更替中，人们顺应着自然的规律，在田野里书写着生存与希望的故事。

小雪时节，河流也变得更为沉默。河水不再欢快地流淌，流速变得缓慢，像是一位老人在缓缓踱步。河面上或许会升起腾腾淡淡的水汽，如梦如幻，给河流增添了几分神秘的色彩。那水汽像是河流的灵魂在起舞，它们与天空中的冷空气交织，仿佛在进行一场无声的对话。河边的芦苇荡，芦花在风中飞扬，它们好似一群洁白的精灵，在告别这个即将被雪覆盖的世界。

每一根芦花都承载着生命的轻盈与韧性，在风中传递着对过往季节的眷恋。

走在小雪将至的世界里，内心也不禁泛起阵阵涟漪。这个节气，让我们思考生命的节奏。它如同一首悠扬的乐章，有激昂的高潮，也有舒缓的低谷。我们在繁华的春夏秋中奔跑、忙碌，而到了小雪，就像是乐章中的休止符，让我们停下脚步，审视自己的生活。我们是否在忙碌中忽略了身边的美好？是否在追逐中忘记了内心的宁静？小雪的宁静提醒着我们，要在这纷繁复杂的世界里，找到属于自己的平衡。

同时，小雪也让我们看到了生命的顽强。无论是树木、麦苗还是芦花，它们都在寒冷中展现出各自的生命力。人类又何尝不是如此？在生活的寒冬里，我们需要有像树木般扎根的毅力，像麦苗般成长的希望，像芦花般轻盈面对的心态。这个节气，是大自然给予我们的一堂生命之课，教会在寒冷中寻找温暖，在寂静中聆听内心的声音。

## 初冬雩水河畔的画卷

○ 庞步高

初冬的清晨，我漫步在雩水河畔，仿佛踏入了一幅宁静而又诗意的画卷。

天空是一片澄澈的湛蓝，宛如被精心擦拭过的宝石，高远而深邃。几缕轻柔的白云悠悠飘荡，似仙女遗落的轻纱。河流似一条蜿蜒的玉带，缓缓流淌着，水波轻漾，在晨曦的映照下闪烁着细碎的金光。垂柳依依，尽管已入初冬，仍有不少绿叶眷恋着枝条，微风拂过，轻轻摇曳，似在与风低语。那些泛黄的叶子，如翩跹的蝴蝶，打着旋儿，飘然落下，最终铺满了河畔的小径。

远处的山峦渐入寒意，原本郁郁葱葱的山峦，此刻染上了一层淡淡的灰色，仿佛一位历经沧桑的老者，在岁月的洗礼中愈发沉稳。清晨的薄雾如轻纱般笼罩在河面上，给这河畔增添了几分神秘的韵味。

初冬河畔的清晨，充满了人间的温暖与安静。散步的老人，步伐缓慢而沉稳，他们的脸上刻着岁月的痕迹，却洋溢着安详与满足。晨跑

的年轻人，身姿矫健，充满活力，他们的脚步声打破了河畔的寂静，带来了青春的律动。而那些垂钓的中年人，则安然地坐在河边，目光专注地盯着河面，那份淡定与从容，仿佛他们并非在钓鱼，而是在与这初冬的河畔进行一场心灵的对话。河面上，几只野鸭悠然自得地游弋，偶尔扑腾几下翅膀，溅起一圈圈涟漪，打破了水面的平静。

河畔的文化长廊，石壁上刻满了汪洋恣肆的古诗和书法作品，让人们在休闲的同时，欣赏到千年文化艺术带来的心灵激荡与碰撞；那座古老的石桥，见证了岁月的变迁，桥身上的斑驳痕迹诉说着往昔的故事；河边的荻花，在风中摇曳生姿，带来初冬的浪漫与诗意。两岸的人们依山而居，传承着古老的习俗，在这片土地上繁衍生息。

在这河畔，有一位老者令我印象深刻。他每天都会来这里，静静地坐在长椅上，凝望着河水。我好奇地与他交谈，他感慨地说：“这河

畔的每一个季节，都像是人生的一段旅程。初冬的河畔，虽没有春日的生机勃勃，没有夏日的热烈奔放，也没有秋日的丰硕饱满，但它有一种内敛的美，让人能静下心来，思考人生。”他的话如同这初冬的微风，轻轻触动了我的心弦。

初冬，是季节的转换，亦如人生的某个阶段。它没有了春的懵懂，夏的狂热，秋的繁华，却有着沉淀后的宁静与从容。它就像一位智者，在经历了风雨后，以平和的心态面对世界。春夏秋冬，河畔的景象各异，春天的希望，夏天的激情，秋天的收获，而初冬，则是对过往的总结与思考。

在这初冬的河畔，我领悟到：生活中的美好并非总是轰轰烈烈，更多的是那些细微而又真实的瞬间。我相信，只要心中怀着对美好的向往，就能在这纷繁的世界中，找到属于自己的那片宁静与温暖。如同这初冬的河畔，永远散发着迷人的魅力。

## 故乡的柿子树

○ 徐和宪

每到入冬的时候，我就想起了故乡的柿子树。

我的故乡是鄂南山区的一个叫鹿岭沟的小山村。记忆中，村前村后，田边地坎，到处都是柿子树。霜降后，柿叶簌簌褪去绿衣，在秋风里化作金黄的蝶；柿子却攒足了劲，从浅黄晕染成橙红，一个个挂满了大树和小树的枝头。游览采风的人们流连忘返，络绎不绝，小山村似过节似的，热闹极了！

故乡的柿子色泽金黄，个大而圆润，形如石磨，亦称磨盘柿。成熟后，其汁如蜜，入口丝滑，口感极好，深受人们喜爱。早些年就已入市营销。

据老人们介绍，这里的柿子驰名悠久，是康熙年间，家族从江西瓦乐街迁徙过来时栽种的。此后，因雀儿啃食后飞籽播种衍生成林成片的。树龄高的达百年以上，也有树龄几年的，漫山遍野，到处都是。因特定的气候、土壤，铜钟柿子独具形状与味道。柿因铜钟沃土而生，铜钟因柿而闻名。至今传唱着“铜钟地方也不差，卖了梨子卖柿花，一斤梨子一斤谷，三斤柿花一斤肉”的民谣。

那柿子树，是故乡岁月的见证者。春日里，它抽枝展叶，嫩芽在微风中轻颤，似是在书写新一年的生长诗行；夏日时，浓荫如盖，为村人撑起一方清凉，孩童们绕着树追逐，银铃般的笑声惊落了儿几片柿叶，也惊得枝头雀鸟扑棱着翅膀，带起一串橙红的震颤。而最动人心魄的，莫过于秋冬之交的盛景。当第一缕秋霜掠过枝头，柿叶渐渐褪去翠绿，晕染成深浅不一的橙黄与绯红，像是大自然打翻了颜料盘，将山野间的柿子树绘成了一幅斑斓的油画。

橙红的柿子，是树的勋章，也是故乡的符号。它们一串串、一簇簇，挤挤挨挨地悬于枝头，在清冷的空气中泛着温润的光泽，仿佛是上天遗落人间的玛瑙，又似是无数盏点亮乡愁的灯。风过枝桠，柿子轻轻晃动，那细碎的声响，在游子听来，便是故乡在耳畔的低语。

故乡的柿子，不仅是味蕾的盛宴，更是情怀的寄托。每到收获时节，村民们便挎着竹篮，踩着吱呀作响的竹梯，小心翼翼地将一个个饱满的柿子摘下。邻里间互相帮衬，笑语喧天，那场景，满是质朴的烟火气，满是温暖的人情味。摘下的柿子，有的被制成柿饼，经阳光与秋风的摩挲，凝结成琥珀般的甜蜜；有的被酿成柿子酒，在陶罐中发酵出岁月的醇香；还有的，就那样摆在家门口的竹篓和竹篮中，晒着太阳，等着远方的亲人归来和路过的客人小憩时尝上一口，品一品这一位慈祥的长者，守护着故乡的春夏秋冬，守护和满足着游子心中最柔软的牵挂。

如今，我身在异乡。每当看到街市上摆放的柿子，总会想起故乡的柿子树。想起那漫山的橙红，想起那树下的欢笑，想起那百年老树的沧桑与温柔。它是故乡的魂，是乡愁的锚，就像柿子树深深扎进故土的根，把我的牵挂也牢牢系在鹿岭沟的山水间。无论我走得多远，一想起那柿子树，心底便会漾起阵阵暖意，那暖意，如柿子的蜜汁般，丝滑绵长，久久不散。

啊，故乡的柿子树，你是我生命里最鲜活的底色，是我灵魂中最深刻的眷恋。待到来年霜降时，我一定要回到你的身边，再看一眼那挂满枝头的“小灯笼”，再尝一口那蜜甜的柿汁，再听一听你与故乡的故事，在你的浓荫下，把乡愁酿成一首不朽的诗——诗里有柿树的年轮，有故乡的炊烟，还有我走了千万里也走不出的眷恋。

## 篝火

○ 廖焱馨

老胡洞村的晨，是被炊烟唤醒的。

那烟是青白色的，从黑瓦的间隙里袅袅地探出头来。它们先是笔直地上升，像大地初醒的哈欠，努力伸向灰蓝的天空；升得高了，便懒散开来，被晨风揉成一片薄纱，轻轻覆在村主的肩头。空气里浮动着微焦的草木香，混着灶间隐约的米香。

白日的热闹是散的，田埂将人们分往各处。唯有夜晚，燃起的篝火，才像慈祥的长者，把一家人的心聚拢到一处。

火是有魂的。中心是流动的琥珀色，边缘晕着幽幽的蓝。火舌永远不安分，忽伸忽缩，忽扭忽摆。

孩子们的心思全在灰堆里的宝贝上。用枯枝小心翼翼地拨弄，待到焦香混着甜味弥漫开来，便急急地掰开焦黑的外皮。里面金黄灿烂，蜜样的汁液盈盈欲滴。一口下去，滚烫的甜糯直冲心底，嘴边立时糊了一圈黑。

大人们闲闲地聊着。话语散漫如流云，东一片西一片。聊收成，聊邻里，聊明日的活计。被火光一晃，话语也暖融融的，在夜色里自在飘荡。乌黑的大铁壶坐在火堆旁，“嘶嘶”地吐着白气，终于“噗噗——”地将壶盖顶开。

老人们眯着眼，满足地笑着。搬来小木凳，端上热水，慢慢地褪去鞋袜，将布满老茧的双脚缓缓浸入。滚烫的热意顺着脚底蜿蜒而上，熨帖着每寸酸痛着的筋骨。他们长长吁口气，脸上的皱纹在火光跳跃下显现。水汽氤氲中，用沙哑的嗓音催促孙儿：“不早了，该睡了。”

如今，那样的夜晚越来越远了。童年的玩伴如蒲公英般散落天涯，讲故事的老人也像燃尽的柴薪，一个个逝去了。只有些固执的老人，还守着这古老的习惯，在冬日里费力地拢起火堆，用最直接的方式驱散寒意。

他们珍惜惜火的余温。老人们仔细收拢冷却的灰烬，均匀地撒在菜畦里。他们说，这灰能杀菌，是极好的肥。篝火本就是生命——热烈地燃烧，给予光亮；寂灭成灰，又去滋养新的生命。它的温暖从不曾消失，只是化作另一种形式，融进泥土，融进碧绿的菜叶。

夜深时，闭上眼，那团暖火便在记忆里清晰地跳动起来，噼啪作响。火旁有逝去的童年，有远去的亲人，有渐渐清冷的家乡。这温暖早已潜入血脉，成为心跳的节奏，在每一个寂静的夜里，沉稳地，一声一声，继续跳动着。

